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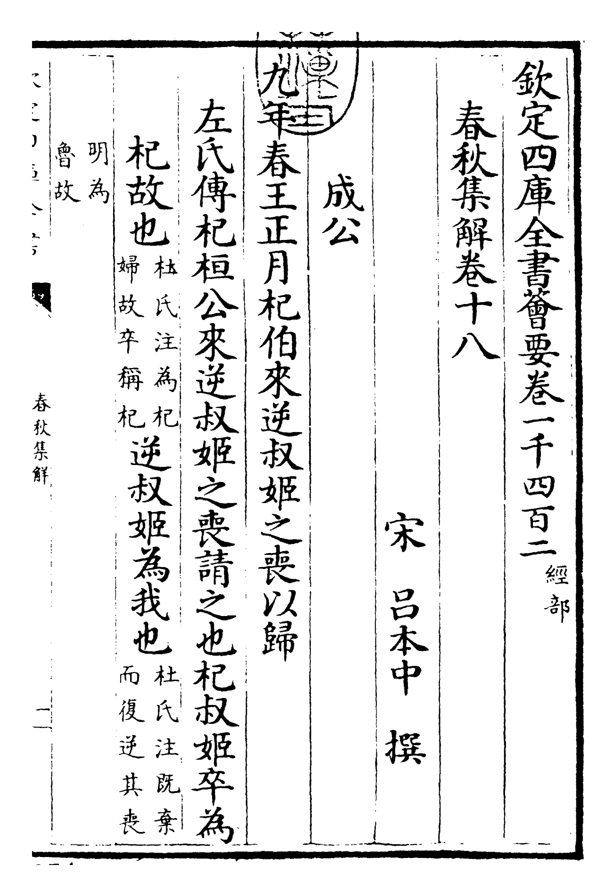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二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八

宋 呂本中 撰

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杜氏注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杜氏注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

武夷胡氏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

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内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録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呂氏曰叔姬己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魯人聽

而予之是專以強弱輕重為國無復禮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左氏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惡其反覆

杜氏注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伊川先生解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杜氏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随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

武夷胡氏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毋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襃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襃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范氏注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劉氏傳晉人執鄭伯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

非伯討奈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為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

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去楚從晉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銜璧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媿於漢武之遣樓蘭也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

而後責人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公作運

左氏傳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杜氏注鄆莒别邑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

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武夷胡氏傳經之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内外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羌髳彭濮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不通聲教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魯邑也在東海廪丘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説是矣莒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郢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公作率）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出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

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

求成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

脩澤子駟為質辛己鄭伯歸

齊人來媵

杜氏注滕伯姬也

丙午晉侯獳卒

襄陵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為霸者事圍鄭圍宋敗晉於邲中國大絀晉志不復遠略而從事亦狄潞氏逮楚莊没始得為搴之役以服齊項僅不失霸也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

杜氏注是春晉使羅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羅茷還驗其虚實　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劉氏傳葬晉侯也曷為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惟天子之事焉可也

武夷胡氏傳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

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

為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公無冬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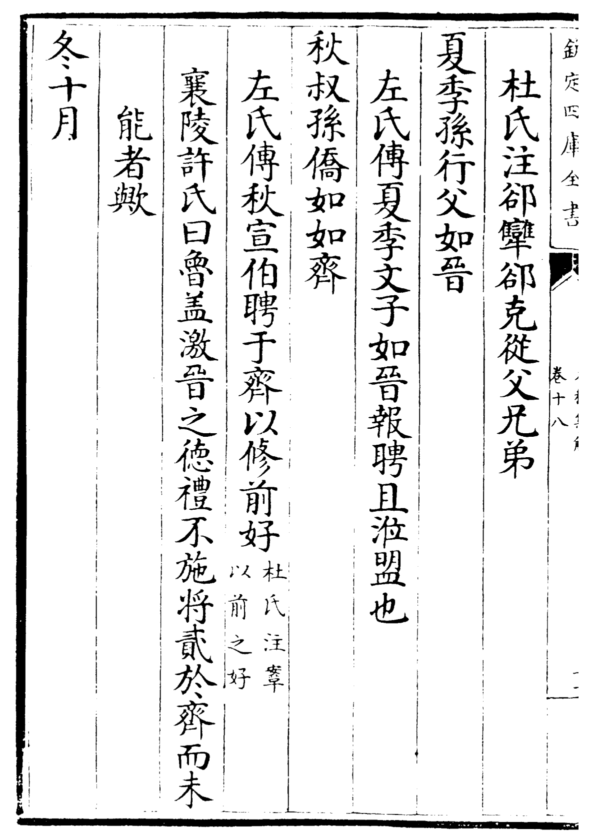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公作州下同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傳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杜氏注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杜氏注宰以前之好

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能者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 范氏注鄭嗣曰

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天子公卿奔者不言出天下皆周土也唯周公自絶於王故書出罪之也

常山劉氏曰以周室衰微黍離變為國風號令不行乎天下則畿外皆非王有故始於周公之奔特書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義也故

後於子朝子瑕之奔而止書曰奔由天子之令不行於諸侯故逋逃罪戾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楚之罪亦昭然矣

武夷胡氏傳寀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

出奔則是自絶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襄陵許氏曰平桓之詩夷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公作沙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

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

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十有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杜氏注瑣澤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厲之會始此略之不致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解體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夏者春秋之所内也所内者将以德治之所外者将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荒服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冦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吕氏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盖遏絶之為務惟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伊川先生解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

以見其卑服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盖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襄陵許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名兵諸侯至於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郯之役厲公承之始

乞師矣當此之時晉固盛強唯忠信之厚不崇而僞飾之文彌勝是以名兵而乞師謙辭也霸體貶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公作邾婁）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公穀作廬）卒于師

左氏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於新楚杜氏注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何氏注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

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曹伯廬卒於師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伊川先生解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

杜氏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劉氏傳公如京師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

京師也為伐秦故如京師也

泰山孫氏曰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未有因會諸侯伐

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以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

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

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

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

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道人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

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

且請焉乃反而致其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衛侯見而復之

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

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帥公作率）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

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𦵏卒

左氏傳冬十月衛定公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𦵏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

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

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

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

也

杜氏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

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武夷胡氏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

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

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

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公作邾婁下同人同盟于戚

伊川先生解十三年曹伯卒於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晉侯執曹伯歸公有之字于京師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陸氏纂例以其簒立故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之也

詳見僖五年

劉氏傳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曹伯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公

子負芻殺公子而自立也為是執之

蘓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

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

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杜注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

官者皆桓族也杜氏注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石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府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杜氏注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出奔楚

伊川先生解山去族害公族也

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絶矣故去族以示法

蘓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公作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

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

伊川先生解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相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泰山孫氏曰此言叔孫僑如會某人會吳于鍾離者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

吴于鍾離爾

武夷胡氏傳吴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於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吴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遠吴楚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吴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吴聖人

盖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襄陵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也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杜氏注葉今南陽葉縣也

襄陵許氏曰凡書遷皆偪也書以刺之時晉遷于新田不書無所為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冰封著樹

泰山孫氏曰雨木冰者雨著木而冰也

武夷胡氏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

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将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将鉏樂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

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将中軍令尹子重将左右尹子辛

将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将至范文子欲反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

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

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杜氏注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及戰吕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吕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

乃死杜氏注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何氏注令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

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杜氏注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武夷胡氏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杜氏注側子反

襄陵許氏曰共王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反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公作邾婁下同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杜氏注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秋會于沙隨謀伐

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壊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伊川先生解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為耻也

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武夷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而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己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文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

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侯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不見於公

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公作人伐鄭邾婁

左氏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還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還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伊川先生解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絶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曹伯之簒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

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而不罪負芻也

常山劉氏曰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奈何周不能用晉之執寘諸刑典旋使復國失君道甚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譏之曹伯不名曰未嘗絶之也不絶曹伯所以累乎天王也

武夷胡氏傳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

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公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

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杜氏注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

劉氏意林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不可言以歸故著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苕丘非晉地明矣若苕丘晉地也則必曰以歸

既曰以歸矣則無所復著苕丘未有諸侯入其封
内而復殊其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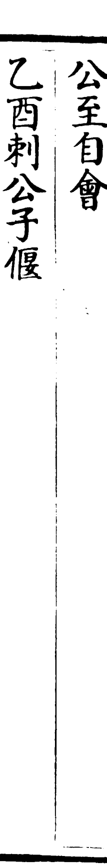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犨公作州

左氏傳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
於齊而立之

襄陵許氏曰詳録季孫不恥也晉之賞罰英華亡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陸氏纂例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結帥公作率師侵鄭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

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公作婁邾人

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於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柯陵鄭西地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

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

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於

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告夫人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立公子角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襄陵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為將不能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

用郊用正月上辛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宫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高郵孫氏曰王者一歲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

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郊非禮矣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不曰文王焉葢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茲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禮之不當行者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呂氏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其強大恣横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為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習之而弗著行之而弗察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而反人道之正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公作邾婁〉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鄭中國不振可知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軫𣪠作蜃

杜氏注貍脤闕

陸氏纂例大夫卒于他國即書國卒於魯地則書地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劉氏傳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公作邾婁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公作州郤至

左氏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

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

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長魚矯清沸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刧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晉殺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十二月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

胥童

襄陵許氏曰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也而稱國者二子執君而當國也疾其亂也胥童道君為亂而亂及之是亦刺胥童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

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武夷胡氏傳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

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

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闔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

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内宫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宫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謂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

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絶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覩此亦可以少戒矣晉厲公為不道稱國以弑衆辭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氏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絶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

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劉氏傳伐宋以納魚石也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其言復入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

復惡也未絶而入亦惡也然則何言乎位已絶未絶大夫去國君不埽其宗廟不係累其子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邑此之謂君有禮此之謂未絶未絶而入惡也大夫去國君埽其宗廟係累其子弟去之日遂收其田邑此之謂寇讎此之謂已絶已絶而復亦惡也交譏之呂氏曰不云納楚鄭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爾或曰不言納不與納也然則言納者是與之乎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致而聘使絡至晉悼之下諸侯
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公作邾婁下同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杜氏注築牆為鹿苑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廏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左氏曰書不時蓋得時猶書也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虞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言道也杜氏注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絶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

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

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

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

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

遵厲公故事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公作邾婁同盟于虛朾

左氏傳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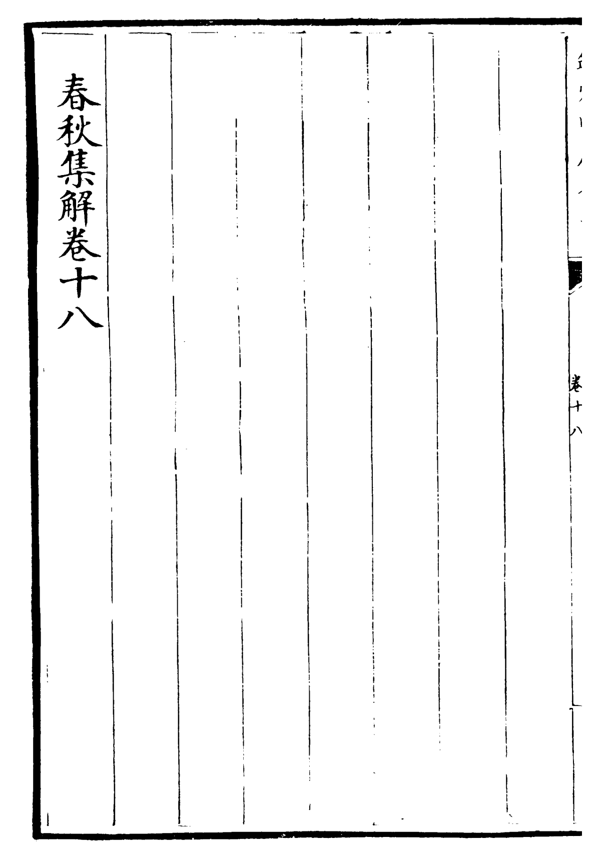
杜氏注虛朾地闕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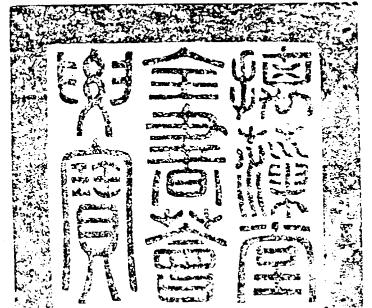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

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静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集解卷十八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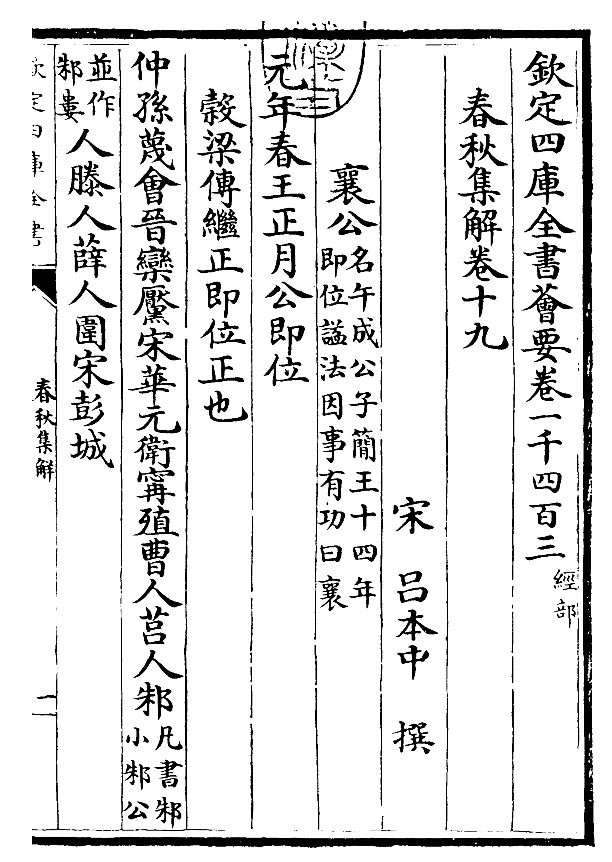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 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解卷十九

宋 吕本中 撰

襄公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凡書邾小邾公並作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傳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

瓠丘

公羊傳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公作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公作人杞人次于鄫公作合

邾婁

左氏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

杜氏注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而

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襄陵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公作邾婁子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杜氏注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武夷胡氏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

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
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
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
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
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注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鄭師侵宋楚令也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杜氏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襄陵許氏曰鄭之託國於楚夫豈以中國為終可畔既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慎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公作邾婁）人于戚

左氏傳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氏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

也豈唯寡君賴之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注齊謚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杜氏注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公作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伊川先生解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

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劉氏傳此鄭虎牢也曷為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為獨惡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為霸則宜取乎鄭者也

武夷胡氏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

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狄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偪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襄陵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

之故稱國焉罪累上也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杜氏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氏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氏曰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公作邾婁子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吴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敓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吴子於淮上吴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伊川先生解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

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
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
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
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
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
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
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
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

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令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袁僑（公作僑如）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名而自来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别與之盟也

劉氏意林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

泰山孫氏曰先言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次言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者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而陳

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不復言諸侯之大夫者政在大夫故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之言非獨魯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吕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於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無故而然也言大夫之寖強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而諸侯不往矣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武夷胡氏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

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爲忠

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作弋下同）

左氏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氏注御止也
傳言遂得成禮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作弋

杜氏注踰月而葬速

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来聘

左氏傳鄭子國来聘通嗣君也杜氏注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鄫穀作繒下同世子巫如晉

左氏傳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劉氏傳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於

魯爲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鄫曷為為附庸

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葢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穀作稻

左氏傳吴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吴于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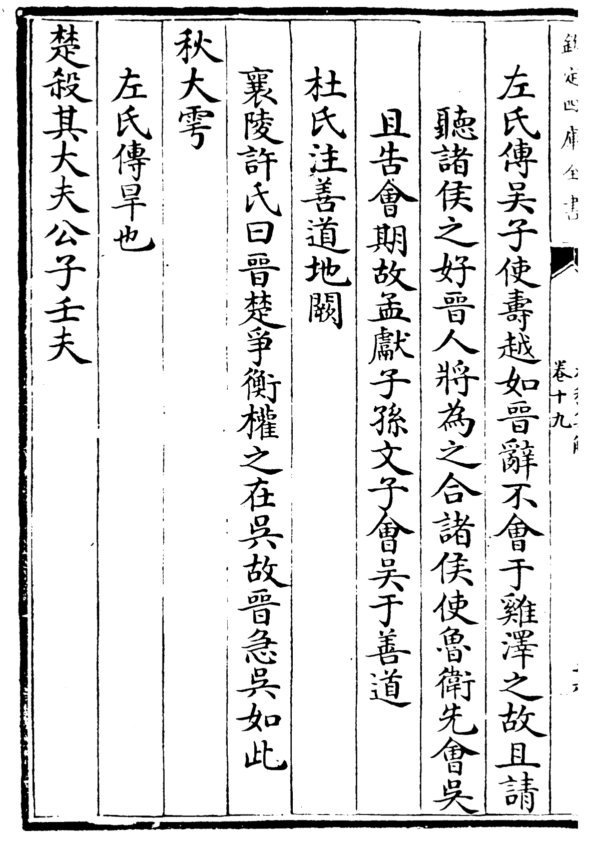
杜氏注善道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吴故晉急吴如此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柰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臣也怙勢而懐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穀作繒）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氏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伊川先生解吳來會非為主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人案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

不為主也来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吴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冬戍陳

左氏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何氏注離至離别前後至也故言我也

高郵孫氏曰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戍但見我戍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穀梁傳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来朝

左氏傳滕成公来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穀作繒

左氏傳鄫恃賂也

吕氏曰莒鄫小國而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恤葢當是時禮義衰絶之後滅國弒君世所謂大惡者皆目見之熟不以為甚異故雖晉悼號

為賢君為諸夏宗亦莫能正也嗚呼天下之禍莫大於目見之熟而遂以為常事而不顧也

冬叔孫豹如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杜氏注平四年狐駘戰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郳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公作郳婁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武夷胡氏傳費季氏邑也案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也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郳小邾來朝而志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則從矣

八月螽公作蟓

襄陵許氏曰昭伯南遺實敚公室以强季氏國之殘也故螽生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公作邾婁子）于鄬

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杜氏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

鄭伯髡頑（公作原穀）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公作操）

左氏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於是弑之未見
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
武夷胡氏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爲弑而春秋書卒
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
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
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

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為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

之君吳餘祭則以親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
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
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君臣者禮義之所持也僖公
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
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則且有貳心非中國之民
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貳心之民豈有不善之
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
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内不地鄵鄭邑也其曰卒于鄵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来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圖陳侯逃歸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公作濕

左氏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

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公作邾婁人于邢丘

左氏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寗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

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武夷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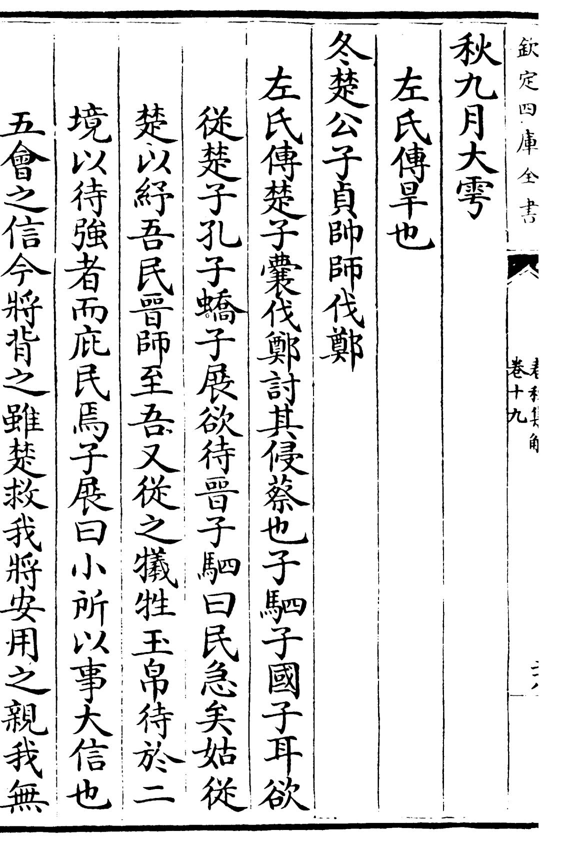
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襄陵許氏曰莒人恃逺滅鄫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閒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

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武夷胡氏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

事吴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閒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来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

罪之而公子貞来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来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公作火穀作災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

二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為之也人為之者又悉

書之春秋豈勝紀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穆姜薨於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公作繆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公作邾婁下同）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杜氏注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杜氏注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杜氏注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杜氏注二國從新軍）甲戌師於汜令於

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来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徳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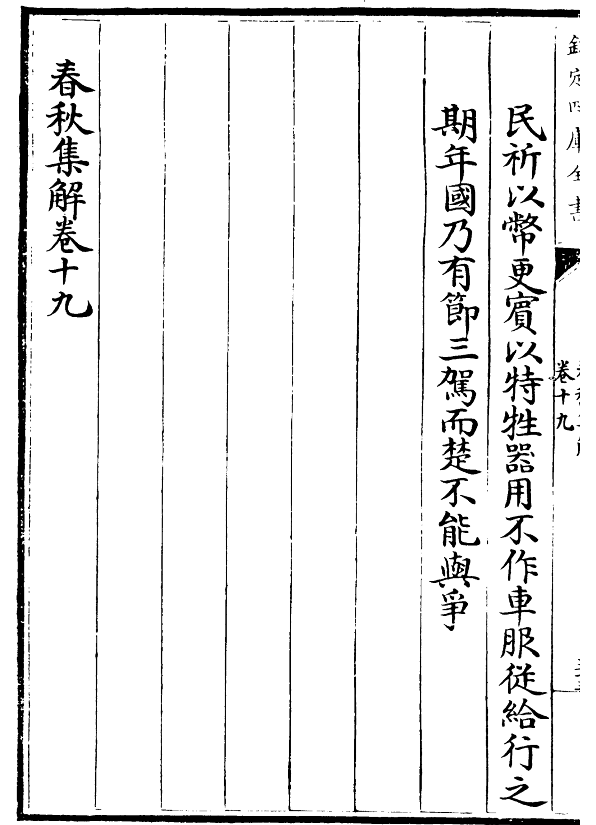
杜氏注戲鄭地

武夷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

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



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

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解卷十九